



宋書卷八十五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
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
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為
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
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
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本

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
寓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
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其
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
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
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
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元凶弑立
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
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祖曰賊劭自絕
於天裂冠毀冕窮弑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

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
獻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嶽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
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
辱之耻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
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
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艫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
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闔橫流百
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
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
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

恩踰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
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世祖踐阼除
侍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
爲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
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彊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
之寇武帝脩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
閉關何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
點之風交易爽議旣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
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時驃騎將軍竟
陵王誕當爲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

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旣無入志
驃騎發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
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
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
利興貨塵肆者悉皆禁制此實允愿民聽其中若有犯
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屆此處分
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旣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
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
織實宜深弘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
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

問劔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社郵之賜上甚說當時以爲知言于時搜才路隘乃上表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選政晁旦調風采言斯輿觀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恣濫奚取九成并歷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

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鑿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鑿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僕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三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彛鑿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

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標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恒典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不行其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

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饗非次旣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欵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已知尤實懼塵穢彘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癘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縊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憒憒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尪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

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惛爲此不復得朝謁諸
王慶弔親舊唯被救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
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
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
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
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麤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
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
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
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
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

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
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吳赦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
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
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病此便
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
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
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
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
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
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恡三年坐辭

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厥存姬典哀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物三宥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或規免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閹莫不及罪是則昔人罰謬

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冤戮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咸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諺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

陳庸管懼乖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三年下詔曰八柄馭下以爵爲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勲勤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之美粵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羣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分選詔日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

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永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閔前王盛主猶或難之況在寡聞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卽嗟誚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怨詈况實有假託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

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
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
既成妨長寘之無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
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
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
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
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甚其任大展遷回兼
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
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荆揚于時便有意於此正訝改
革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致

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
紙墨具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
支尚書顧顓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
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
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
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
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
質辭水空而南徠去輪臺而東泊乘玉塞而歸寶奄芝
庭而獻祕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皂賁
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

晦其術十氏惜其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旣秣苞
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
蘊籥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聯規
於朱駁觀其雙壁應範三封中圖立骨滿燕室虛陽理
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旣薦始
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
驚箭寫秦垌之彌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蹠究
遺野之環衽若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
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
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

德星昭衍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場望踐鄙上之瑞彰
江間之禎闡榮鏡之運旣臻會昌之歷已辨感五繇之
程符鑒羣后之薦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
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駢駢翼翼
泛脩風而浮慶煙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郊
而掩配林集羸里而降祊田蒲軒次嚙瑄壁承巒金檢
茲發玉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之禮殫億兆悅精祇
歡聆萬歲於曾岫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轅之蹈撫埃
之舞相與而歌曰聳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
山有壽兮松有茂祚神極兮貺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

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
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
乎民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
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
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
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
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
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虜長
史廣陵太守加冠軍將軍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

將軍如故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
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子鸞
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爲長史府尋進
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郡太守莊多
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
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
昭帝母趙婕妤好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
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
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
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

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及卽位以莊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侍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本官並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諡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西朝吳史謂卽太宰未詳又朝吳卽太宰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海太守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伸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

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太尉咨議叅軍從征長安留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爲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爲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爲尚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諡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

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爲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諮議參軍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爲宣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閒使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入爲御史中丞秘書監領越騎校尉不拜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

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顛俱南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爲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大明三年復爲秘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五年出爲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又徵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位徙秘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射太宗卽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

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 三十一
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
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僕
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
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
不拜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
豫州之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
常侍服闋乃受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
佐大業乃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彛命殊績顯朝策
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

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寶歷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
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
爵疇庸寔膺徽列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典宗識懷詳正
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
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勲典景文
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
城縣伯食邑五百戶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戶進號
鎮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
章太守餘如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
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爲湘

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止
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旣愧殊效
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
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
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
罔味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
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
故以密白想爲申啓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
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
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

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
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
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
由來用宗室驃騎旣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
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
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
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徒領中書令常侍僕
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
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
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

並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六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曰臣凡猥下劣方園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焦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乞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卽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此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

旣不識此人卽問郝顒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荅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條已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禡氣憂迫失常況臣髮醜入羣病絕力効穢朝黜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款誠

上詔荅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赦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疆賣猥物

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啓班下在所在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童並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傳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

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
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
之草亦瘁於踐蹋高涯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止之
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
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
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
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
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
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絀數死於
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

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
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
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
先正是依俛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
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
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
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
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
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
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

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
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
在運何可預圖邪時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
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
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
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
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死
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
刺史如故諡曰懿侯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
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卽荅

曰草蓊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
書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諡曰恭世子子姤襲封齊受
禪國除景文兄子蘊字彥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
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
初卽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
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悅語之曰阿益汝必
破我門戶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爲中書黃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在義
興應見收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黃門
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

朱雀門戰敗被創事平除侍中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遭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爲郢州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爲變據夏口與荊州連橫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爲逆蘊密與司徒袁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敗走鬪場追禽斬於秣陵市景文弟子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之災禍幾可免矣
 至若本朝之博學
 宋書卷八十五
 立譽雖其辭甚榮貴之來由

宋書卷八十五考證

謝莊傳孝伯訪問莊及王徽○本書及南史皆有王微
 傳無王徽傳徽字疑即微字之訛然微卒于元嘉二
 年而李孝伯與張暢荅問事在元嘉二十七年豈王
 徽又別一人耶

吸吸惓惓常如行尸○吸吸南史吸吸

當是時也號令刑存○諸本及謝莊集並同刑字疑誤

辭水空而南僚○謝莊本集空作穴

王景文傳復為秘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衛諸本誤

景御百官志無御率之名今改正當於歆

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道龍當作道隆

王景文書與馮師書溫太子在許率許中○濬南本疑

續水空而南籍○據本業空非火

當景執也據合既許○前本又據景業並同既字疑

迎迎對對常吹許只○迎迎南史迎迎

辭又限一人耶

辛而李李帥與迎迎答問車古元嘉二十小半豈王

轉無王姁轉姁字疑唱姁字之謂然姁卒于元嘉二

據莊轉李帥高問莊又王姁○本書又南史皆亦王姁

宋書卷八十五考證

宋書卷八十六

主上梁蕭天祥斬沈

約

撰

至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並不達

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末為奉朝請員

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

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

刺史顏師伯節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

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

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尚撫軍
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爲盱眙太守將軍如故還爲
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
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兗州
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
徒參軍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
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
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
地未足爲言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

泰平之隆非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
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
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
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
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
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棄妻子
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
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內外憂
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愴楚壯士人情於
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遣向虎檻

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笥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

千戶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諡曰忠侯孝祖子悉爲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劭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劭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廣州爲亂劭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慤又命爲府軍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劭行寧朔將軍湘東內史領軍

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閣先是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旣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卽位起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閣太宗卽位加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

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寶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標龐孟蚪並向壽陽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勔勔以法裁之勔歡笑卽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

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改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拜還京
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琰初求救索
虜虜大衆屯據汝南泰始三年以勔爲征虜將軍督西
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珍奇據汝
南與琰爲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
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
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等病卒太宗嘉其功追
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滙縣男食邑三百戶以
文萇代爲汝陰太守除勔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

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
除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
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軍曲
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闕于拔又率三百
人防運車闕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

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卽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
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勔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弋陽
以西會虜寇義陽臺瓘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租有車
二千兩勔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
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

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勅使具條答勅對曰
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偽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
爲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
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畧實有不遑滅虜未
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
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
米二百四十萬斛旣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
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闕俱是
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鄆以受腹背之災且
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民非

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
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
蹙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
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讐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垣式
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畧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
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勅荆雍兩州
遣三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鄆城臣又以爲
鄆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裏糧潛進
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
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

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
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
臣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
尅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
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
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
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勅命臣以爲
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
蒙榮爵便卽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闡期兼王景直是一
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旣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

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
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
畧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瓠二百里
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以來儉荒遠人
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
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
後悔界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
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爲河畔所弊太宗
納之元友議遂寢勳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
子超越羽林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

餘人勛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爲使持節都督司
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
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陽_闕
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
真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珍奇爲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
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五
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戍西詔進勛
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年徵拜散騎常
侍中領軍勛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勛
啟徧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

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
當申其所請勛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彷彿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其
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勛爲使持節都督南
徐兗青冀_闕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
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
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
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
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勛解職勛曰吾執心行
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灾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

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勛使持節領軍置佐
史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旂南右軍王道隆率宿
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勛勛至命閉旂道隆不聽
催勛渡旂進戰率所領於桁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
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實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石
宣輝自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驅衛主舍命匡
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
縣開國侯勛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
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途蕃扇禍逼
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用

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壺峻節均風往德歸
茂先軌泉途就永寃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惇史可贈
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諡曰忠昭公子俊嗣順帝
昇明末爲廣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勛弟敷大始中爲寧
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侯爵諡曰質
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
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勛克壽
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
圍美矣

圖美矣

春士見無徵證委疎之漢莫不并去辭去煩留而出重
其安西刻送丹...
史引曰吳...
對

廣漢軍交...
長即末...
借...
宋書卷八十六

宋書卷八十六考證

殷孝祖傳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南史死
字下有將字

劉劭傳宗慤又命為府軍主簿○府軍南本作軍府
元友又云請敕荆雍兩州遣三千精兵○三千南本作
二千下文劉劭條荅之語亦云二千

宋書卷八十六考證

宋書卷八十七

沈

約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
慧為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
為秘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
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
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
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

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與王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爲偃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

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勅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白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

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
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
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
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
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
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
州州府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
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
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須應二千萬乃以爲豫
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爲尚

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
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
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
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
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
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
人說收牂牁越巂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
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
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友惠開乃集將佐謂

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氏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没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

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旣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

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啟路絕寶首
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
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啟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啟
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
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
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
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
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
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
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

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爲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
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
豈可爲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
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
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
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
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
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
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舫訊惠開
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復

爲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獻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爲江夏王

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頃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頊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爲錄事參軍行郡事復爲豫州別駕太宰戶曹屬丹楊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年除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爲

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卽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等竝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冗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卽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旣土豪鄉望內

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戶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袁顛遺信誘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信珍奇卽日斬矜送首詣顛顛以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矜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蚪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召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

爲司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龐道隆慮其爲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卽以叔寶爲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內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劬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戶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劬進軍小峴初合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

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爲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太宗卽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以爲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產之馬步三軍助劬討琰義軍主黃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爲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爲司州刺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劬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旦始至壘漸

未立順欲擊之時琰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勔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勔錄事參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勔奔順順因此出軍攻勔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鬪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冠三軍軍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閎率衆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成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得八

百餘人於淮西爲遊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杜叔寶助之慈孫等爲伯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參軍叔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齋一月日糧旣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旣久彊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

制之將不戰走矣。勗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
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
安國始行，計叔寶等至止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
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
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
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
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
「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交
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
衆力旣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

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
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
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卽復夜往燒米車，驅
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三月一
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勗於是方軌
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勗與諸軍分營城
外，黃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
小峴埭，回擊大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
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
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

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
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
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
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况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
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
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壘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
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上又遣
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勛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絕
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僚縱毒
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

願一匡予職在直衛日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
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
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
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
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
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
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
上勅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
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
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

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
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埽灑之望
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畧白幸
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
遣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
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
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勦築長圍始
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
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
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蚪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

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
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蚪乘勝進軍向壽
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
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勛入其營
勛逃避得免式寶得勛衣帽而去勛於是乃豎長圍沿
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
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
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勛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
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以二
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

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壟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壟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蚪至弋陽勔遣呂安國垣閔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

降安國進軍破孟蚪於蓼潭義軍主陳肫又破之於汝水孟蚪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爲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蚪敗並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默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旣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顓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

東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
二南憑袁顛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
理方今國網疎畧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
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
承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
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
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
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
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
之書表達誠欵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

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
復多白薛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
合肥勔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孟次
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繼之道標率
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勔所遣諸軍未至爲道標所陷
季文及武衛將軍葉慶祖力戰死之勔馳遣垣閎總統
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
父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
叔寶曰我乃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勔敗問
有傳者卽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

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間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卽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帥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

淮西七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者太宗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勅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垣閔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僞節還京都久之爲王景文

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諸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善云人而志氣大實罕矣又陳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啟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絕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且喪葬宋書卷八十七北魏當南表隆順之志棄與體則南魏劉

宋書卷八十七考證

蕭惠開傳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服領南史作眼頰

殷琰傳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三月一本作五月

宋書卷八十七考證

宋書卷八十八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疆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泊擊反胡白龍子滅之由是為偽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統總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

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衆擊永宗
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衆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
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
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
不可克蓋吳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
將軍北弘農太守漸彊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
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
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
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
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

復隨元景北出卽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坂會爽退安
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
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四月十
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
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
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
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安都後征關陝至白口夢仰
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
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
馬參軍犯臯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

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詣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

都及元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戍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梁嚴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爽等以大衆阻大峴又遣安都步騎入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緒懼怯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

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諸軍夾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湛及譚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

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向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

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爲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卽位進號安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

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閣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卽位以爲左將軍直閣如故安都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並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出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琬三軍道固遣子景徵傅靈越領衆並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

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琬不同率所
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
等未戰潰散並爲索兒所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爲
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
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
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
形旣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說闡令降闡旣降
索兒執闡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
掠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
垣山寶王寬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

張季和黃文玉等諸軍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
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之索兒又虜掠民穀
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之擊之索
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旣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
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
子孝叔所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
陰太守裴季降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
琰於壽陽傅靈越奔逃爲廣之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
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生送詣劭劭躬自慰勞詰
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四方阻逆無

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
乃逃命草閒乎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
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
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
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
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
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
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啟書詣太宗歸欵曰
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
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

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束骸
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
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
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旣已歸順
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
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
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卽授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
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
起兵長史蘭陵嚴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
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

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並爲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雝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寔攻順陽克之畧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雝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並禽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團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末亦歸順太宗以爲東徐州刺史復爲虜所沒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

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禕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卽位爲建安王休仁安南錄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

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旣行慶之果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閭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旣至爲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赴朝庭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平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卽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彊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

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劊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暲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暲等並進軍攻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八

月尋陽平定太守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
隨僧暲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
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
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
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
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獨卿守窮
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
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郎親爲戎首
不加臯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
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

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壟旣以謝齊士百姓亦以勞
將士之心故今有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臯卽安本
任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人起義
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輿白曜率大衆援
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
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
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
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
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譙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
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

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尅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爲虜所陷文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靜

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旣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囚執之牽出聽事前剝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爲設酒食鑱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武亦爲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鑑道固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

欽定四庫全書
先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七十一
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
出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
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途上卽
還道固本號爲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軍主
傅靈越率衆赴安都旣而爲土人起義所攻屢戰失利
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
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旣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
進輒爲道固所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
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
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其兄交至問曰青州涼州
梗其此之謂乎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
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畧義闕
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其此之謂乎

宋書卷八十八考證

宋書卷八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顓婚者伯父洵即顓父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為揚州從事

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
轉記室參軍及卽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
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
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
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
官二年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國
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事仍
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
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顏
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彖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

免官尋爲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
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爲
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
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愍孫勸顏
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
嫌愍孫以寒素凌之因此發怒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
卽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復爲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
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
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

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
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
多疾性踈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
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
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
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
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
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
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
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

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
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
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
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
二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
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
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
經又知東宮事徙爲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
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
爲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粲與褚

淵劉勔並受顧命加班劔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
卽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留
熏耀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
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
以下就訊衆獄使寃訟洗遂痼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
無壅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
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
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
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
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

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
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卽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
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爲
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
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
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
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
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

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卽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幘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

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夜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

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
 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
 粲已敗即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
 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
 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
 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
 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
 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並乘輕舸自新亭
 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
 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丘墳晉亮兩王榮覃餘

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
 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
 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粲秉
 前年改葬塋兆未脩材官可為經畧粗合周禮攸之及
 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
 營葬事

史臣曰闢運荆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
 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

時闕二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闕二

文舉不屈曹氏魏鼎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

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
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
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
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書卷八十九

宋書卷九十一

梁

沈

約

列傳第五十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法良陳
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容生皇子智井
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
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
脩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
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

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
 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
 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
 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
 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
 為都督昇明元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勰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
 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為使持節督郢州司州

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
 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
 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
 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
 新興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
 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
 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荔封縣公食邑千
 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
本根侯服于周斯為幸矣

百可斯又思取

蘇興王合邑二千戶

蘇興王高字中

蘇興王高字中

蘇興王高字中

蘇興王高字中

宋書卷九十

宋書卷九十考證

明四王傳智并燮贊並出繼○南史燮字下有躋字謂

江夏王躋也

邵陵殤王友傳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臣

承蒼按邵陵王名友有與友同聲此言不諱嫌名也

南史改下四字云有無君之心其誤甚矣

宋書卷九十考證

宋書卷九十一

梁

沈

約

撰

入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

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逾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旣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

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徵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林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殞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茂以加焉誠當今之忠

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
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
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慙卓穎
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
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
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
暫違太宗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元嘉三
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

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栢俱見燒死有司奏改
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部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
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
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
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
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
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
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
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

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勅郡榜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顛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備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

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大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旣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旣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父喪旣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烝嘗於此數日中哀

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

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糝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

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而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鬪者爲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民敬太守王僧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餽貧之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

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羣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慙君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羣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勅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

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太學博士會與宗薨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餼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

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勝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媿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旣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絝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塼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逾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

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受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
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
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
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
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
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書監丘繼祖廷
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

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
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
足以顯應明敷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
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
贈以四言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
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其唐后明
敷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
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
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單固

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栢九九其人亦有言無

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

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其江革奉摯慶祿

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勗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

國照輝京華其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

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元嘉四

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

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

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為太守王味之

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

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

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

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

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

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

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

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

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塹塹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

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
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博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
者並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自
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
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
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
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
治罪恭協並歛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
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

是戶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
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
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
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茂爾恭協而
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
過此豈宜忽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
爲劫造釁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
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

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糶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瓌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糶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經終身不娶餽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同里范法

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
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
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
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
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
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章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義與吳
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
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爲餘杭
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
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
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
衣領東掖防關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
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
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
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
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
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卽時方作此
語只汝是賊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逾徒擊之臂斷倒
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

戰並死世祖卽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没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仗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阬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阬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

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阬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戒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逾邊城合宿僧護起義討斬之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

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不仕天主曰非向也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等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與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殯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

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為孝義里
 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或云公望新法姪述華夏實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
 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
 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
 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
 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
 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
 棘云已為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且則
 為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

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
 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三兒
 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昨隸節行可甄
 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
 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
 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
 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
 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
 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
 庚浦隸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郗

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
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
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
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
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
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
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
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
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旣至便

應扶侍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
又切微情覲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
何假以希祿覲之益重之旣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
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
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
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
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
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
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闕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

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為營冢惇子平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宋書卷九十一 乘理閻至

宋書卷九十一

宋書卷九十一考證

孝義傳序雖乖理閻主匪由勸賞○乖理閻主南本作乘理閻至

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世道南史作世通嚴世期傳世期衣飴之○南史無衣字

吳達傳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磚此誠無有懈倦○南史磚下有妻亦同達四字

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一本發下有教字日作日南史亦作發教

卜天與傳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徐罕南史作

徐牢

良吏

太平王... 徐牢... 良吏... 宋書卷九十一

史... 良吏... 宋書卷九十一

良吏... 宋書卷九十一

宋書卷九十一

宋書卷九十一

宋書卷九十一

宋書卷九十一

宋書卷九十一考證

宋書卷九十二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

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

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

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

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亮

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九十二

一

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
守宰之職以六基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
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
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
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
埽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
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
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
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
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

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
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
諸殿雕欒綺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
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
卹下以至橫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
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偽於昔蓋由
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為良吏篇
云宋軍討之轉晉以八宋軍討之終軍執三吳黜荒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會祖虞晉
驃騎將軍祖者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初為琅

邪王衛軍行參軍出補剡上虞令並有能名內史謝輜請爲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衛軍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糺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基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之等

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旣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寮憚之出爲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國府以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脚患自陳出爲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衛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

官時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隱逸傳大中五年
杜慧度交阯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
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阯太守
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
騰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
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遜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
伐遜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胡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
郡遂圍州城時遜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
守多設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連捷故胡
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

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
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瑗第五子也
初爲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
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
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
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
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
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奔李脫等奔竄石
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
之奔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

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
勸賞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
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
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
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
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戶高祖踐阼進號
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
被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
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
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民饑則

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
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時
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
爲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爲鷹
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
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爲刺史亦
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
爲交州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
患篤勸表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
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

顛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既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甚哀之陳史云文憲贈會稽重光等侯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爲中外都督諮議致敬唯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玄敗以爲祕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爲鎮南參軍又祠部永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爲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

明理爲一世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迫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旣過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旣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

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賁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

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太祖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爲士民所愛詠上表薦出曰臣聞陵雪褒穎貞柯必振

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
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
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
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
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
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
組珠海室靡瑤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
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
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
省搏嶺表之清風負氷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

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
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二十一年徵以爲南平王鑠冠
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張尋趙廣爲
亂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徵爲持
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
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說至今稱之二
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二身亡之日家無餘財太祖甚痛
惜之詔曰徽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已無倦
褒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
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諡曰簡子子叡正員

外郎弟展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從誅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
父普驃騎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
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
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
鞭之去職尋補廬陵王義真車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史
東莞太守入爲尚書殿中郎出爲武昌太守時王弘爲
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入爲太子中舍人
中書侍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咨議
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

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
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縣田祿芒種爲
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
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
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
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在中
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
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闇室
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
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迨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爲劉穆之丹陽前軍府參軍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爲世子中軍參軍宋受禪隨例爲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卽位入爲尚書都官郎出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爲治嚴察京邑肅然殷景仁爲領軍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謗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凱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

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子謚昇明末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銅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

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
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匹
穀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
蠻校尉祖尋之光祿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歆之被遇
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祿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
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
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
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
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

是顯宜升階秩以崇獎勸進號寧朔將軍其後晉壽太
守郭啓玄亦有清節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
將軍晉壽太守郭啓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
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
故超授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
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
時有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見知
僧祐事在臧燾傳珉爲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爲神明
祐祖父湛晉孝武世以才學爲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
臨安武康錢塘令並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爲

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清節子亮爲昌慮令亦著廉名大明中爲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各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太宗初爲南海太守卒官太宗世琅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知悅字少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也遂不果悅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

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常初悅爲侍中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得姦巧甚多及悅死衆咸謂諸署詛詛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

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臥治如或可勉
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昔却符之南世立懸垂
賞歟既事之真淵只一請書命錄既包龔黃之於長以
器之英世可口頌盈既辭簡關特烈命只無而對對
史引曰夫善如之於只既其工之於直也用也襄而
世之對之中流

臨之土之郊典章皆十編人計計云委其劍密令
祿太宮太醫精醫醫者皆以甚多其功其來其精其
不盡其心代正平卒官步餽太常而計中劍對時
宋書卷九十二顯貞田正貞顯尚書吏將顯計中丑門

宋書卷九十二考證

杜慧度傳聞刺史騰遯之當至○騰南史作滕

徐豁傳諮議致敬惟內外武官○臣承蒼按諮當作豁

以字形相近而訛也

王歆之傳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諸本王歆之皆

另行作專傳目錄良吏傳亦載王歆之名臣承蒼按

此傳內止叙歆之世出及所歷之官並未及居官政

蹟安得謂之循吏大抵曰江秉之傳末載孔默之與

王歆之薦太守李元德等五人遂以歆之世系官位

附記于此其後又載申季歷郭啟元諸人亦如李元

德五人之例自王歆之字叔道以下凡三十二行皆
當接寫江秉之傳後斷不可以歆之為循吏中一人
目錄內王歆之三字并宜削去緣諸本相承已久姑
仍其舊而考摘其謬著于此

民行亦事自殺更歆亦楚
王歆之歆王歆之字外直可東人
以字誤歆而猶也

余謂歆亦楚楚歆之字也
林慧更歆間陳史觀之當至○

宋書卷九十一考證

